



如沐春風

臨終之前想見誰？

● 黃源典*

2008年9月中旬，學校剛開學不久，控晶一甲許庭維同學利用下課的空檔，走到講台問我：「老師，您有一個學生叫許益誠，還記得嗎？」「當然記得，他是本校五專電機科第四屆的學生。民國66年，我教他三年級的國文；民國68年，我當他五年級的導師。他品學兼優，全班有六位同學考上預備軍官，他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現在應該還在京城銀行工作吧！」我如數家珍的說出他的過往，來證明我確實認識他。「他是我爸爸！因為罹患肝病，已經從京城銀行辦理退休，在家靜養。」庭維這樣回答我。「喔！您們父子檔都是我的學生，真是難得！真是難得！他得了肝病，要不要緊？」他說有在成大醫院診治。

庭維不僅體型與他父親相似，個性也一樣沉靜寡言，讀書同樣勤奮不懈。他修我的課，不論是必修的「國文」，或是選修的「東方哲學的智慧」，上課一定是專心聽講，勤做筆記，考試之前都做充分的準備，所以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他每學期申請獎學金，一定跑來找我當推薦人，看到申請表上的資料，



* 黃源典，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從中知道他每學期的總成績都是全班數一數二的，足證庭維確實得到父親的真傳。

2009年10月下旬，益誠的病況開始惡化。是月28日，我經由他的同班同學蔡明宏、簡忠平陪同，前往成大醫院急診室探視，無奈他形容枯槁，面目黧黑，已呈現昏迷狀態。據明宏表示：益誠在前一天（27日）晚上9時多，神智還清醒，一直哀求著要見導師，許家人以為時候已不早，不敢打擾我而未通知我前往；如此的「客氣」，卻喪失了我們師生見最後一面的機會，真令人痛惜。31日益誠因藥石罔效，眾醫束手，病逝成大醫院，享年五十歲。留下尚就在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音樂研究所的寶貝女兒綿芸與寶貝兒子庭維。

「益誠臨終之前，為何要見我一面？」我曾陷入深長的思考。也許因為我是他父子倆的老師，他念茲在茲的是庭維，而他還只是大二的學生，或許希望我能就近照顧，讓他順利的完成大學教育。其實，庭維是一個非常懂事、肯上進的年輕人，根本用不著大人操心。他不僅能夠自動自發的在學業上精進，更會利用課餘時間在系辦公室打工，藉以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我能幫忙的只有替他撰寫申請獎學金用的推薦函而已。

2011年5月21日（星期六）下午2時，益誠的女兒綿芸在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五樓S502演藝廳，舉行研究所畢業前的鋼琴演奏會。欣賞鋼琴演奏對我而言，有若「鴨子聽雷」一般，但為了想讓益誠在另一個世界可以寬心，我力邀明宏一起去聆賞，給綿芸打氣。6月15日中午，庭維拿了綿芸寫給我的信，信的內容是這樣的：「Dear 黃老師：很榮幸能邀請您當我音樂會的嘉賓，我在舞台上，看見您坐在台下專注的聆賞，適時的給我掌聲，心中充滿對您無限的感激。雖然我沒有修過您的課，也不是南台科大的學生；但，您卻像關心自己的學生一樣，蒞臨我的畢業音樂會，更在謝幕之後給了我一個大紅包，寫上『停雲之作』





四字來肯定我。我可以了解，您是帶著思念先父的心情前來的，這樣的愛心，當下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拒絕您的大紅包，只能期許自己未來也能像老師您一樣，有能力回饋社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我想，這才是報答您最好的方式。祝 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學生綿芸敬上」



或許，經過喪父之痛的人，最能了解《詩經·小雅·蓼莪》：「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的愁緒。1956年7月5日，家父因胃出血，又不幸遇上庸醫而辭世，當時未滿八歲的我，曾經受到不懂事同學的言語「霸凌」，以及高年級導師的「負面」鼓勵，如今回憶這段童年往事，眼睛仍然會不由自主的「出汗」。1964年9



月，有幸遇到林壽宏老師以及葉靜枝師母，他倆以無私無我的愛心，為一個處在極度羞愧的留級生，重建起信心，其學業成績因而扶搖直上，高中聯考第一志願的榜單竟然有我的名字，「化腐朽為神奇」的寫照，非林老師賢伉儷莫屬。

我沒有林壽宏老師普渡眾生的恢弘氣度，更沒有葉靜枝師母博施濟眾的菩薩襟抱；我僅能步著他倆的後塵，點燃微弱的生命燭光，溫暖少數的失怙學生，讓恩師的愛傳遞下去，或許也可以安慰益誠在天之靈。（2011年6月20日黃源典書於南台 T1246室）

